

井冈山巾帼英雄

刘家桂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井冈山巾帼英雄/ 刘家桂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210-05152-7

I. ①井… II. ①刘… III. ①女性—革命领袖—生平事迹

—中国—现代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6828 号

井冈山巾帼英雄

作者:刘家桂

责任编辑:陈世象

封面设计:关 科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编:330006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330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01

网址:www.jxp-ph.com E-mail:swwpublic@sina.com web@jxp-ph.com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18.5 字数:280 千字

ISBN 978-7-210-05152-7

定价:29.80 元

承印厂: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版权登字—01—2011—44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最近,有人给我托来一本《井冈山巾帼英雄》,说是请我给写个序。我说,我年事已高,都写不了啦!然而,这本书的题目倒是吸引了我,我让女儿读了一篇给我听听。没有想到,这一读却勾起了我的思绪,让我好像重新回到了井冈烽火的当年。贺子珍、伍若兰、吴仲廉、康克清等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八角楼的土房,井冈山会师的场面,黄洋界保卫战的艰辛,小井红军医院的惨烈……都一一映现在我的眼前。我不由得让女儿分几天连续地给我读完了这本书稿。

《井冈山巾帼英雄》写的全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女性。那是一代毫不夸张的巾帼英雄。她们,有的来自江西,有的来自湖南,有的来自祖国的远方,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井冈山来了,聚集在红四军的大旗下。她们,年龄大小不一,文化程度不同,说话口音各异,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

生的理想信念却完全相同。为了革命,大家毫无怨言,与男同志一样,穿的是两层单衣,吃的是红米南瓜,扛的是土枪大刀;为了革命,这些姐妹有的英勇地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献出了自己的青春,有的坚强地活了下来,为祖国的事业默默贡献了一生。如今,八十多年过去了,众多的姐妹都已离开了人世。我算惟一还在的这段光辉岁月的见证者。我只想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这其中有她们的功劳和贡献,她们的精神融汇在伟大的井冈山精神之中,融汇在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之中。让我们都来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精神,继承和发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继续把中国的事业做得更好,让全中国的老百姓过得更好。我相信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中国的和谐社会一定能早日建成。说几句肺腑之言,权当为序。

彭儒

2008年12月26日

目 录

永不凋谢的永新奇葩——贺子珍	/ 1
四季常青的井冈兰——伍若兰	/ 36
从“望郎媳”到“女司令”——康克清	/ 51
英魂归来兮祭井冈——曾志	/ 70
叱咤井冈的少年巾帼——彭儒	/ 90
艰难困苦中磨砺出来的大无畏革命者——贺怡	/ 108
有几套特殊本领的女中豪杰——吴仲廉	/ 122
从贫苦农家走出来的优秀干部——李端娥	/ 132
湘妹子情系井冈山——蒋秀仙	/ 138
留下特殊收条的井冈女杰——伍道清	/ 152
勇于革自己家命的女青年——龙家衡	/ 168
历经磨难而不倒的烈士遗孀——段子英	/ 182
从妇女工读学校锻炼成长的女孩——尹顺安	/ 207
平凡女人的不平凡人生——马夏姬	/ 219
矢志不渝跟党走“假小子”——汤莲	/ 226
敢于打破传统投身革命的农家女孩——周淑女	/ 234

在红光医院侥幸生存下来的女医生——谢秋月 / 243

美丽的井冈红杜鹃——吴月娥 / 259

井冈山年龄最小的女战士——谭木兰 / 266

机智聪明的农家媳妇——聂槐妆 / 274

非常有主见的“千金小姐”——颜清珍 / 277

勇敢无比的童养媳——刘菊娥 / 280

视死如归的女孩——王石妹 / 282

主要参考文献 / 286

后记 / 288

永不凋谢的永新奇葩——贺子珍

(一)

1910年9月28日,正是江西永新老表们秋收的季节。一个女孩呱呱坠地了,她就是后来在永新、井冈山一带的传奇人物贺子珍。

贺子珍的父亲叫贺焕文,为人老实本分,并且颇具正义感。母亲叫温吐秀,广东梅县人,出身名门闺秀。她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知书达理、温柔贤惠。

看到这女婴长得皮肤白皙,模样俊俏,夫妻俩高兴地商量着给她取个啥名字。由于她出生时刚好是中秋节,遂决定用桂花和明月为她取名,于是给女婴起名桂圆。

进学校以后,贺子珍为了鞭策自己好好读书,给自己取了个学名——自珍,就是善自珍重的意思。后来,她同毛泽东结婚后,曾经请他为自己改个名字。毛泽东说:“不用改了,我很喜欢自珍这个名字。”贺子珍见毛泽东也喜欢这个名字,心里特别高兴。在中央苏区,贺子珍同古柏的爱人曾碧漪一起为前委保管文件,她把自珍写成子珍。于是,贺子珍这个名字就被一直这样沿用下来。不

过,她在签名时,仍然写的是贺自珍。毛泽东给她的所有书信,也称她为自珍。

少年时代的贺子珍处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民国初年,先后盘踞在江西省的军阀陈光远、蔡成勋、方本仁、邓如琢等,为了争权夺利,连年混战,把鱼米之乡的江西省搅得民不聊生。就连坐落在边远山区的永新县,也没有逃过军阀们的蹂躏。

贺子珍的老家在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其祖辈也算得上是永新当地的望族,拥有不少田地、山地和房屋。她的父亲贺焕文是个安分守己的读书人,自幼读了不少书,在晚清时捐了个举人,做了一段时间安福县县长。他为官清廉,并且爱为穷人打抱不平,由于说了几句公道话,办了一些公道事,为反动政府官场所不容,遭到排挤,终被革职回家。回到永新后,他在县衙门当了个“刑门师爷”,专门替打官司的老百姓写状子。

贺子珍有兄弟姐妹多人,哥哥贺敏学、妹妹贺银圆(后来改名贺怡)同她年龄相差不大,爱好和志趣相似。下面还有弟弟贺敏仁和妹妹贺先圆,年纪比她小得多,共同语言相对较少。

贺子珍4岁那年,父亲被一场官司牵扯进去。原来那年正逢大旱,为了争夺水源,有两个农户打起官司来。其中一家是地主,利用财势把另一户农民关进了牢里。她父亲为这位农民鸣不平,并给他立了保,把他放了出来。不料这个农民出狱后,吓得逃跑了。县衙门本来就对她父亲的为人有意见,借此机会将他关押起来。母亲为了营救父亲几乎变卖了所有的家产,等到父亲出狱后,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了。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贺焕文想办法借了点钱,在永新县城南门租了铺面,开了一家名叫“海天春”的茶馆,兼营饭菜,还有几间客房可以住客。全家人就住在茶馆后面的屋子里。贺子珍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渐渐地长大。

虽然贺子珍在一天天长大,并且也越来越懂事,但是周围的一切不仅没有给她带来快乐,反而还让小小年纪的她形成了“叛逆”心理,因为她看到的是一幕幕不公和悲惨的画卷。

在社会上,军阀和当地的地主豪绅沆瀣一气,相互勾结,用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盘剥百姓,使永新的老百姓生活在贫困潦倒之中。

在茶馆里,地痞丘八不仅白吃白喝、敲诈勒索,有的还借酒胡闹,不时调戏

她的母亲，家人却敢怒而不敢言。

在大街上，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乞丐，他们拎着要饭竹篮沿街乞讨。有的乞丐来到她家茶楼的门口，睁着一双无神的眼睛，伸出骨瘦如柴的黑手，怯生生地讨一点残羹剩饭。贺子珍那善良的母亲刚打发走一个乞丐，又来了一个。有时，街上还传来穷人卖儿卖女的吆喝声：“谁家要孩子！有要孩子的吗？”而被卖的孩子却惊慌地哭喊着：“爸爸，我不要去！我要回家！”贺子珍听到这声音，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贺子珍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常常为这些事情生气。他们觉得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公平的事，不把这样的社会翻个个儿，人民就没法活下去。

贺子珍9岁那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场运动很快席卷全国，在反帝的同时，也给人们的封建观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永新县城里有许多女孩背起书包上学了。贺子珍的父亲原来是不主张女孩上学的，所以贺子珍和贺怡虽然早到了上学年龄，他父亲一直没有让她们去。现在她父母耳闻目睹女孩上学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只得同意了。

就这样，贺子珍同贺怡一起进入了永新县禾川镇秀水高等小学学习。1922年夏，她随妹妹贺怡转入基督教会在县城办的福音学校读书，插班进了福音堂小学的女生部学习。

正值豆蔻年华的贺子珍，有着母亲遗传给她的一副姣好面容。她中等身材，白皙的皮肤，瓜子脸，长得十分秀气，又长又弯的眉毛下长着一对好像会说话的大眼睛。由于她喜欢思考问题，两条漂亮的柳眉常常微蹙着，因而眉心上常常留下一道浅浅的小沟，显示出与年龄不太相仿的成熟。

当时的女生都流行穿白衫配黑裙。贺子珍的母亲也为她们姐儿俩各做了一身学生服。当贺子珍穿上这身时髦的学生服装，脚上穿着白袜子、黑布鞋，脑后拖着一条又粗又黑的辫子蹦蹦跳跳去上学时，周围的人们不禁称赞道：“这丫头长得真俊啊！”由于她长相出众并且聪明活泼可爱，不久就有人把她称为“永新一枝花”。

教会学校很保守，认为学生只要好好读书就行，不要关心什么国事。甚至连城里演戏，女教士都不让她们去看，说演戏是魔鬼在动，看了会中邪上当的。

由于贺子珍家里开茶馆，三教九流的人都来喝茶，因此消息特别多。贺子

珍耳闻了不少外面的事情。知道的事情多了,贺子珍思维就敏锐了,发现的问题也就多了。她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穷人怎样才能不用卖儿卖女呢?然而,她一时找不到答案。

当然,学校里的传教士老师是不可能告诉她这个答案的。他们对学生宣传的是,只有人人都信奉基督,世界才有安宁,人们才能获得幸福。可是贺子珍发现,老师们嘴里说的是一套,而实际做的是另一套。每当贫富两派学生发生摩擦纠纷时,老师总是袒护那些豪门小姐,受到训斥、处分的总是那些穷学生。难道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平等、博爱”?贺子珍和同学们越来越疑惑。

通过多起事件,贺子珍逐步明白了,洋人同军阀、土豪,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同样是欺侮老百姓的。她经常对同学们说:“传教士说的都是骗人的话,基督教不可能拯救咱们穷人,也不可能实现世界大同。”

此后,她对学校规定的念经和祈祷等越来越厌恶,她也成了学校里有名的“捣乱分子”。她常常在教士虔诚地向上帝祷告时,和同学们做鬼脸,惹得大家嬉笑起来,把教堂里肃穆的气氛破坏殆尽。

(二)

有一天,在禾川中学读书的哥哥贺敏学放学回家后,神秘兮兮地对两个妹妹说:“我给你们说个事。我有一个叫袁文才的同学,不读书了,听说是到井冈山落草,进了马刀队!”

贺子珍听了后,觉得非常惊奇。

井冈山地区地形险要,历代以来一直是绿林好汉落草的地方。近来这里又出现了一支叫马刀队的农民武装,他们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专门找那些土豪劣绅下手。永新县里大街小巷流传着许多关于马刀队的有趣事儿。

贺子珍看过一些武侠小说,对那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侠客非常崇敬。有时她甚至天真地想:“假如世界上有一天出现很多江湖侠客,把那些害人的地主豪绅、欺压百姓的官吏都杀灭了,老百姓就能过上太平日子!”

哥哥多次对她讲过袁文才的事,说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好青年。既然袁文才那样的青年进了马刀队,那马刀队就可能心向着穷人。这使贺子珍不禁对马刀队寄托着希望,甚至天真地想:马刀队既然要“劫富济贫”,也许能杀尽那些作威作恶的坏人,解救那些受苦的穷人!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她的一个幻想而已。

很快传来的消息表明,每次马刀队下山打劫一家土豪,从他们身上放了点“血”,最后倒霉的,还是手无寸铁的穷苦百姓。这些地主豪绅同官府串通一气,诬陷当地的老百姓“通匪”,把有些平时就看不顺眼的人抓进监狱,屈打成招,逼得他们家破人亡。同时,豪绅们还加紧对当地农民敲诈勒索,要把马刀队劫走的钱财加倍地从农民身上捞回来。贺子珍渐渐明白,马刀队改变不了百姓受穷的局面。而且后来她还听说,袁文才的马刀队最后同山下的反动民团妥协了,竟达成了各不相扰的协议,这使贺子珍倍感失望。

贺子珍一时热起来的心又变冷了。既然马刀队都救不了穷人,那么什么人可以救穷人呢?

正在这时,一批外出到南昌等大城市求学的永新进步青年把一些进步杂志邮寄回来。这些杂志有《向导》《新青年》《红灯周刊》等,同时寄来的还有俄国的革命小说和《共产主义ABC》等政治书籍。

贺子珍读了这些书刊后,被共产主义学说深深地吸引着。她多么想知道更多关于共产主义的道理。听说永新有的青年要到南昌去求学,她顾不上什么“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主动找到他们,大胆请求他们把在南昌听到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新鲜事告诉家乡的朋友们。这些青年人答应了。

贺子珍常常在一盏小油灯下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进步书刊,越读她的眼界越开阔,很快在她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学说,共产主义理想。她的心里像点燃了一盏明灯,并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靠少数几个人的劫富济贫,消灭不了所有的地主土豪、贪官污吏。只有天下劳苦大众齐心协力才能推翻那吃人的社会,穷苦人才能获得解放。

(三)

暑假到了,不少到省城读书的学生回到了永新。贺子珍找到他们,听他们讲外面的情况,和他们交流学习心得。已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欧阳洛,是永新县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人。他详细地给大家讲了革命形势,介绍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以及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意义。

贺子珍以为只要了解这些革命道理,并且每个人都积极行动起来,共产主义社会似乎就能很快实现。因此,听完了欧阳洛的介绍,她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急切地想:“从今以后,中国有希望了,穷苦的老百姓有希望了。我要做一个共产主义者!”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到永新,革命左派为失去这位革命家而惋惜,更为革命的前途忧心忡忡。永新县几个学校的左派学生互相串联,决定第二天在龙家祠门前举行一次追悼会,表达他们对这位革命前辈的敬仰之情,同时也是一次对左派力量的检阅。贺子珍所在班里的左派学生都参加了这个集会。

可是,当贺子珍和同学们第二天回到学校时,女教士铁青着脸在等她们。她把参加追悼会的同学叫到前边来,命令她们跪下,向上帝认罪,并厉声威胁着:“谁不请求主的宽恕,就开除谁!”

同学们没有一个人跪下。一会儿,贺子珍说话了,声音不高,却很有力量:“孙中山先生是中国人民爱戴的领袖,是民国的总理。他逝世了,难道我们中国人开个追悼会来悼念他都不行吗?我们爱国没有罪,我们用不着请求谁的宽恕。”

说罢,她带头把写着“爱国英雄”的木牌挂在胸前。同学们也把做好的木牌挂到胸前。她们转过身来,面对着全班同学,让所有同学都看到“爱国英雄”这四个闪亮的大字。

班上的同学吃了一惊,女教士也愣住了。宽大的教室一片寂静。女教士完全没有料到这批女娃娃竟然有如此心计,显然是事前准备好的。她看惩罚进行不下去,也只好就此作罢。

学校的这场风波刚刚平息,家里的风波又发生了。

原来,不仅贺子珍,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在学校里都没有安分读书,也都去闹学潮搞斗争了。更严重的是,贺敏学因此被学校开除了。

这个消息传到一向安分守己的父母亲的耳朵里,可把贺焕文夫妇吓坏了。一气之下,贺焕文把他们三兄妹反锁在楼上,不许任何人出去。

然而,一把锁锁不住他们向往革命的心。贺敏学首先从屋顶的天窗爬了出去,接着,贺子珍和妹妹也逃了出去。

这时的贺子珍已经下了决心要干革命了。不论父母亲拿棍棒也好,流眼泪也罢,都不能使她回头了。她对父母亲说:“我已经选择好自己要走的路了,就是要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去奋斗,你们再说也没有用了。”

她那时还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但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党联系在一起。她当然知道,按照父母亲为她安排的路去走,读几年书后,拿着毕业文凭,嫁给有钱人家,当个贵夫人,生活会平静舒适得多。而她选择的道路,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会有多么的坎坷不平。可是,她甘愿选择这条艰苦的路。她这个决心一旦下定,就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

转眼间到了1926年的春天。贺子珍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春天,是一个意义不一般的春天。因为永新县的第一批共产党员欧阳洛、刘珍、王怀等,奉党组织的命令,回到永新建团、建党。他们一致同意,首先吸收贺子珍这个热心革命的姑娘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样,贺子珍成了贺氏三兄妹中最早参加革命组织的人。

参加了共青团的贺子珍,已经转到一所女校读书。她把学校作为活动的舞台,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宣传革命道理。那时候,她能够收集到的进步书刊数量有限,有的还是从别的学校借来的。贺子珍费尽心思地把这些书刊都介绍给了学校的进步同学。通过她的努力,一批具有革命理想的青年在不断成长。

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各地共产党组织和进步群众都积极行动起来,为北伐军进军做准备,大革命的浪潮进一步高涨。贺子珍就是在这个革命高潮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

贺子珍入党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党组织在永新开办的政治夜校学习。永新的党组织认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首先要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共

产党员,让他们懂得巩固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自觉地拥护和支援北伐战争。入党比较早的欧阳洛、刘珍等轮流给大家讲课。政治夜校是男女合校的,既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参加,又有一些拥护大革命的积极分子来听课。这是永新第一个男女合校的学校。

这时的贺子珍更忙碌了。她白天在修水女校上学,晚上到政治夜校听课,还要抽时间做同学的工作,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她的妹妹贺怡,总像影子一样跟着她。姐姐到哪里,贺怡就跟到哪里;姐姐做什么工作,贺怡总是最得力的助手。

两个闺女整天不着家,越来越引起贺焕文夫妇俩的担心:她们是不是投奔革命去了?当革命党可是要杀头的呀!

有天晚上,贺焕文夫妇一直在灯光下等着两个女儿归来。他们决定同女儿摊牌了。当姊妹俩有说有笑地推开家门的时候,迎面见到双亲板着面孔端坐在堂屋。父亲劈头就问:“你们又到哪里疯去了?这么晚才回家!”

平时柔顺的母亲这时也拉下了脸对她们说道:“一个女孩子家,整天在外面疯疯癫癫,也不怕别人说闲话!”

贺子珍则慢声细语地准备对她讲道理:“妈,请你放心,其实我们都是在做正经事,我们要打倒土豪军阀……”

贺子珍的话还没说完,父亲就厉声说:“你这是啥正经事!你这是造反,造反是要杀头的!最终连我们这两条老命都会一块搭进去!”

贺子珍感到,整天不着家,也的确应该跟父母好好说一说。于是,她和妹妹坐到父母旁边,耐心地同他们讲起了国民革命。

贺子珍动情地说:“国民革命是得人心的,也是一定会成功的!你们看,就是我们县里,有许多人都行动起来了,全国也同样如此。只要全国老百姓人人心齐,土豪军阀哪有打不倒的?到那时候,大家就能过上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好日子啦!难道你们不希望过这样的日子?”

她是父母最宠爱的女儿,她的话在父母心目中是有分量的。贺子珍今天把她能言善辩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她从全国革命形势讲到全省革命形势,再讲到永新县革命形势,直把父母说得连连点头。

不久,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也参加了革命活动。兄妹三人回到家里,都要

给父母讲讲国民革命军已经挺进到哪里,有什么好消息。一家人从此与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四)

1926年7月的一天,贺子珍三兄妹参加了永新县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会议讨论怎样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推动永新县革命形势的发展。

会议决定,派欧阳洛、王怀等人到湖南迎接北伐军,其他党员分头到东乡、西乡、南乡等地发动群众,在工人、农民中宣传北伐的意义,并建立党的组织,发展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根据组织决定,贺子珍留在县城,进行迎接北伐军的宣传工作。她带领一伙女孩子在大街小巷刷标语。很快,永新县城的大街小巷、街头巷尾贴满了标语:“消灭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拥护新三民主义!”“欢迎北伐军来永新!”到处是一派浓厚的革命气氛,人们对北伐军的到来翘首以待!

8月,国民革命军一部到达湖南茶陵,欧阳洛等人赶到茶陵,同北伐军接上头,请北伐军开进永新。

9月,北伐军从茶陵经莲花来到永新。北伐军来的那天,永新热闹极了。全城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出来迎接,人人争着要看看革命军的军威。

贺子珍站在欢迎队伍的行列里,手里拿着一面小旗,不断地摇晃着,并不停地领着群众高呼口号。在欢迎的人群里,有贺子珍的父母。他们举着小旗,带着贺子珍的弟弟妹妹,兴奋得热泪盈眶。热烈的场面使他们坚信儿女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永新的军阀还在北伐军进城之前就逃之夭夭了。北伐军开进永新的第二天,在校场坪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正式宣告永新光复。永新县还成立了以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为领导的民主政权,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和永新县行政临时委员会等领导机关。

党组织派贺子珍加入国民党,以跨党的身份参加了县党部的领导工作。她

是县党部的委员,担任妇女部部长和共青团县委副书记的职务,成为永新县历史上第一任妇女部长。那一年,她才16岁。

贺子珍刚到县党部任职时,仍继续在学校念书,既要学习,又要工作,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她从上学时起,就留了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辫子油光闪亮的,谁见了都夸她头发好。她也很爱这条漂亮的辫子,闲来无事时,都爱轻轻抚弄它。可是现在,她觉得那条辫子特别碍事,每天都得花不少时间梳理它。她想,要革命就要铲除封建残余,现在男女平等,男的都剪了辫子,留了短发,妇女也没有必要拖条辫子。

于是,她对着镜子,“咔嚓咔嚓”把辫子剪了下来。她又让妹妹帮她把头发修成短短的男式分头。妹妹看着剪成短发后的贺子珍,高兴地说:“姐姐,你把辫子剪了,像个男孩子,显得更加英俊漂亮了。”

她是永新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然轰动全城。她走在街上,行人望着她的头发,交头接耳。那些淘气的孩子跟在她的后头,又是嚷,又是笑,又是跳,像看到什么新鲜玩意儿那么稀奇。

贺子珍全然不理睬这些,她高昂着头,大大方方、若无其事地走在大街上。她觉得,既然要革命,就得有人带头同封建习俗作斗争。

在贺子珍的大力提倡下,学校中的革命左派女生都陆续剪了辫子。县城下的一些思想激进的妇女也跟着剪辫子。妇女留短发逐渐普遍起来。但是,在农村一时还推广不开。

为了加强妇女工作,永新县党组织又成立了群众性的县妇女会,由县党部的妇女部领导。贺子珍和她的伙伴们经常到县城附近的村庄做妇女工作。

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贺子珍很擅长搞宣传鼓动工作了。不论多大的场面,有多少群众参加的集会,她都敢上台发表演说,脸不红心不跳,而且不用讲稿。

一天,她来到一个小集镇上,把这里的老婆婆、小媳妇和小姑娘召集到一块,搬出一条小板凳,站在板凳上开始演讲。她从军阀欺压百姓的罪恶,讲到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意义,再讲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最后讲到妇女要行动起来,打倒军阀,支援北伐战争。她讲得不慌不忙,既讲革命大道理,又联系身边实际,说得许多妇女直点头。

不久以后,贺子珍离开学校,开始了以革命为职业的生活。

北伐军协助永新成立了民主政府后,就离开永新到吉安和安福去了,只留下了几个干部在永新,协助左派政府工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永新县的革命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党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全县从只有一个党小组发展为四个支部。1927年4月,在永新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时县委,贺子珍和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都当选为县委委员,在永新县一时传为美谈,人们称他们是“永新三贺”。

正当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风云突变,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

1927年3月6日,江西省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被杀害。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5月21日,许克祥在湖南发动了“马日事变”。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在这种情况下,永新县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也蠢蠢欲动。国民党县党部主席周继颐本来就是假左派真右派分子,这时撕下了左派的外衣,公然叫嚷在县党部和民主政府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应全部撤走,他还下令工人纠察队、农民赤卫军交出全部武装。在县党部里,其他一些原来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人也急剧地向右转。一时间,永新县城杀气腾腾。

这时,贺子珍被党组织派到吉安开展工作,担任国民党吉安县县党部妇女部部长和共产党吉安县妇委书记。

有一天,她正在吉安县党部办公,永新县委的一位同志突然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告诉她:“永新出大事了,右派夺权了!”

贺子珍大吃一惊,连忙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原来,在6月永新左派逮捕右派头面人物的时候,有人漏网了。他们逃离永新后,就同当地土匪武装相勾结,并用重金收买了他们。不久,由右派分子带路,这股土匪武装突然袭击了永新县城,把正在农会开会的一批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团团围住,并全部抓了起来。他们还捣毁了县党部和县里的民众团体,强行缴去了工人和农民赤卫队的武装。那些被左派关在监狱里的右派分子全部被放了出来。他们到处抓人,在全城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先后有100多人被关进监狱。

来人介绍说,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在大逮捕时已经逃离了县城,隐藏在永